

曾国藩

传

张军著

二



NLIC2971420433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目录 (910) 目录 (910) 目录 (910)

曾国藩传

张军著

第二十四章 保界兵门前守阵 塔齐布菜地遇害 601

1. 巧渡推托
2. 威督守阵
3. 兵勇械斗
4. 菜地遇害
5. 官兵大闹

第二十五章 曾同知率部回籍 李鸿章奏请开缺 624

1. 李鸿章奏
2. 曾同知回籍
3. 李鸿章奏
4. 曾同知回籍
5. 李鸿章奏

第二十六章 曾帅门前新筑城 李鸿章城前造野台 647

1. 招授人才
2. 巧造野台
3. 筑城水师
4. 打造战船
5. 礼请王爵
6. 招请名儒
7. 筑城水师

第二十七章 湘军 675

1. 湘军
2. 湘军
3. 湘军
4. 湘军

第二十八章 曾国藩湖南有报 李福源量德难当 691

1. 曾国藩湖南有报
2. 李福源量德难当
3. 曾国藩湖南有报
4. 李福源量德难当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曾国藩传 / 张军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4-8658-7

I. ①曾… II. ①张…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420 号

善 举 崇

曾国藩传
zengguofanzhuan

第二卷

张 军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茁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印刷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980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60 千字

ISBN 978-7-5404-8658-7
平装: 定价: (全四卷) 198.00 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 第二十四章 绿营兵门前寻衅 塔齐布菜地避祸 001
1. 巧辞推托
 2. 绿营寻衅
 3. 兵勇械斗
 4. 菜地避祸
 5. 算兵大闹
- 第二十五章 曾国藩婉拒恩师 左宗棠投奔秉章 024
1. 视若仇敌
 2. 亲如父子
 3. 王鑫谈兵
 4. 婉拒恩师
 5. 谒拜宗棠
 6. 王鑫生隙
- 第二十六章 曾帅门前招贤急 衡州城里造船忙 047
1. 招揽人才
 2. 巧拒援鄂
 3. 筹建水师
 4. 打造战船
 5. 礼请玉麟
 6. 训练水师
 7. 破解难题
- 第二十七章 江忠源庐州殒命 曾国藩湘江传檄 083
1. 皇上严责
 2. 忠源殒命
 3. 箭在弦上
 4. 出师檄文
 5. 雄师出征
- 第二十八章 战岳州颜面有损 夺湘潭羞愧难当 101
1. 路遇林翼
 2. 打道回师
 3. 出师未捷
 4. 岳州受挫
 5. 上谕严责
 6. 争夺湘潭
 7. 羞愧投水

- 第二十九章 振旗鼓峰回路转 谋良策柳暗花明** 128
1. 宗棠棒喝
 2. 大捷转局
 3. 重振旗鼓
 4. 谋定后动
 5. 三路进军
- 第三十章 湖北巡抚哭城陷 湘军统帅收失地** 151
1. 青麟哭诉
 2. 岳州恶战
 3. 进入湖北
 4. 清扫外围
 5. 攻克武昌
- 第三十一章 收成命君心多变 怀小心臣意难安** 173
1. 署理湖北
 2. 真假辞折
 3. 未雨绸缪
 4. 肃清湖北
 5. 收回成命
 6. 京师来信
- 第三十二章 太平军铁索横江 田家镇冤魂遍野** 199
1. 名标革职
 2. 铁锁横江
 3. 收复两城
 4. 绵里藏针
 5. 夺半壁山
 6. 破铁索链
- 第三十三章 欠思量轻进江西 中诡计受挫古城** 232
1. 大胜之后
 2. 达开西征
 3. 踌躇东下
 4. 九江迎战
 5. 士气高涨
 6. 城下受挫
 7. 水陆被困
 8. 水师中计
- 第三十四章 屡战败移师南康 怀愤怨参劾启迈** 264
1. 不测风云
 2. 四面起火
 3. 移师南康
 4. 曾陈结怨
 5. 愤然参劾

第三十五章 齐布猝死失左臂 泽南阵亡断右膀 286

1. 痛失臂膀
2. 泽南高招
3. 心系四处
4. 玉麟救援
5. 凤山兵败
6. 困顿南昌
7. 泽南战死

第三十六章 穷应付骑虎难下 难破局就坡下驴 324

1. 殚精竭虑
2. 国华来援
3. 看到曙光
4. 变转新机
5. 艰难踟蹰
6. 老父去世

第三十七章 诉苦心弄巧成拙 思军情进退维谷 359

1. 心系江西
2. 弄巧成拙
3. 进退维谷
4. 诊说心病
5. 渐入境界
6. 林翼援引

第三十八章 旧部下鼎力举荐 老中堂重返战场 410

1. 援浙诏命
2. 谦虚拜访
3. 改弦更张
4. 进军方略
5. 突变援闽

第三十九章 军情变裹足难前 人心恒意志弥坚 442

1. 情势突变
2. 枞阳合谋
3. 精锐尽丧
4. 元气大伤

第二十四章 绿营兵门前寻衅 塔齐布菜地避祸

1. 巧辞推托

给罗泽南的回信刚发出，曾国藩又收到郭嵩焘的来信。郭嵩焘在信上详细叙述他在南昌的事情，曾国藩脸上不禁浮出笑容：“郭筠仙一介书生，在我这里发挥不出作用，到江岷樵那里，竟如鱼得水。”

原来，江忠源知道郭嵩焘是个彻底的书生，不懂军旅，唯恐他到前线发生意外，便把他留在南昌城，派罗泽南、刘长佑到吉安去剿匪，对他说：“筠仙兄，左季高在湖北给张制军当师爷，曾涤生在长沙天天练兵，罗山先生率勇去了吉安，也算各得其所。我知道你生性洒脱，不耐烦那些琐碎事务，也不便让你带兵冒风险。如果你愿意，就留在江西帮忙军务如何？我呢，也不让你承担具体事务，你就四处走走看看，给我出出主意参赞军务，想必你不会拒绝吧。”

“知我者，岷樵兄也。”郭嵩焘畅怀大笑，“我和季高、涤生志向相同，而所操之术各异，办起事来难免不一样。如今季高和涤生都找到了用武之地，我自然不甘寂寞，就在你这里走走看看，相时而动吧。”

郭嵩焘跟左宗棠、曾国藩都是挚友，太平军包围长沙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郭嵩焘奔走劝说，左宗棠和曾国藩都不会出山，湖南的危局就难以挽回。然而，郭嵩焘对事物见解深刻，却不耐烦具体琐事，跟曾国藩的古板固执不大合拍。江忠源让郭嵩焘发现问题后提出有益的建议，说得不好听一点，其实就是让他当高级幕僚。见他欣然接受，江忠源进一步说：“筠仙兄，具体军务上的事情，就不劳你多操心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烦劳你将精力放在研究太平军的军事上，找出太

平军的作战特点来。”

郭嵩焘欣然应允，兴致勃勃地说，“实不相瞒，我一直在思考，太平军能形成今日燎原之势，固然是国家吏治和绿营官兵腐败。但是，他们必然有过人之处，方能所向披靡。我之所以到江西来，就是想找出这个过人之处。”

江忠源拊掌大笑：“筠仙兄洞察敏锐，必能帮我破解症结！这样吧，我给你一匹良马，派八名亲兵服侍保护，不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寸步不离。”

郭嵩焘欣然领命。第二天，他和八名亲兵全部换了便装，扮作普通商客，骑着马出发，专找太平军出没的地方察看。八名亲兵得到江忠源的吩咐，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保证他的安全。郭嵩焘他们尾随太平军行踪走到赣江边，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向店家了解航运的情况。过了十来天，便悠然回到南昌。

“筠仙兄辛苦了。”江忠源很高兴，请江西巡抚张芾在巡抚衙门摆酒席为他洗尘。

郭嵩焘为人潇洒，喝了两杯酒，不等张芾和江忠源询问，就打开了话匣子：“张中丞，岷樵兄，郭某到外面走了十来天，也不无收获。”

“筠仙兄说不无收获，想来必定收获不少。”江忠源亲自给他敬酒，张芾也跟着举杯。

郭嵩焘一饮而尽，有意卖关子说：“在下不懂军旅，请教二位，绿营军队有何兵种？”

张芾是个文官，也不懂军旅，守城的军务全部仰仗江忠源，请江忠源先说。江忠源说：“大清军制，大而言之，分为步兵、骑兵和水师三种。骑兵主力是蒙满八旗，大多在北方。我们南方各省标协和镇兵，

全都是步兵。康熙朝，水师曾有一定规模，后来则有名无实。道光年末，林文忠公在广东主持禁烟，因英夷进犯，广东才重兴水师。”

郭嵩焘看着江忠源说，仁兄跟太平军作战数年，知道太平军有何兵种？

江忠源说，太平军作乱，以紫荆山的烧炭佬和饥民为基础，后来有矿工加入，各处乱民纷纷投奔，属于步兵。

郭嵩焘笑着说，岷桥兄差矣。在下此次到赣江，发现太平军看似步兵，实则水陆兼而有之。他们乘船而来，打了仗又乘船而去，士兵免于奔波劳累，能保持旺盛精力。而我军全是陆师，长年疲于奔命，再精锐的队伍都会被太平军拖垮，还怎么能打胜仗呢？在下询问过旅店老板，说如今的江面，除了来往货船客船，都是太平军的战船横冲直撞，怪不得他们如此猖獗。

江忠源拍拍后脑恍然大悟。自己我跟太平军作战三年了，竟然不知道自己是盲人骑瞎马。想当年在全州时，太平军就是乘着船顺湘江而下。太平军撤离长沙，也是乘船西下。后来攻陷武昌，又是乘着上万艘战船顺江而下，半个月便挺进千里，才攻陷江宁的。江忠源立即省悟过来，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水师，控制江面，斩断太平军的脚，才能打败太平军。

张芾终于听出了门道，起身给郭嵩焘敬酒。于是三人一边喝酒，一边商量筹建水师，决定在樟树镇造船，由郭嵩焘监督执行。郭嵩焘知道这是建功立业的机会，高兴地答应了。

江忠源上奏朝廷，先从长江上游省份开始造船建立水师。曾涤生在长沙练勇，郭嵩焘马上给曾国藩写信，让他组建水师。

看了郭嵩焘的来信，曾国藩长长一叹。如今数千练勇聚集长沙，

粮饷匮乏训练不足，陆师尚且没能练好，哪里还有人力财力组建水师呢？

过了几天，曾国藩又收到江忠源的来信，说放眼长江上下，如今任凭太平军贼船游弋往来，官兵无人敢与太平军水军作战，以故太平军益发猖獗难制。为今之计，唯有置办战船配备枪炮，先攻击水面太平军，再征剿陆上太平军。信中还说，他已上奏朝廷，皇上也给各省督抚发出上谕组建水师，湖南水域宽广，长沙有前车之鉴，切勿延误。

江忠源提到长沙的前车之鉴，曾国藩不由得心里一紧。去年八月，太平军包围长沙，南门城墙数次被炸开，官兵团练与守城百姓拼死将其打退，抛出石块堵塞缺口，才保住了省城。太平军退走后，南门一带城墙仍然没有修复好，堆积的乱石令人触目惊心。如今太平军战船纵横长江，沿岸官兵望风披靡，万一溯流回扑，长沙还能守得住吗？

想到这里，曾国藩坐不住了，立即拿着江忠源的书信来到巡抚衙门，与骆秉章商量。

骆秉章满面笑容，命人献茶，与曾国藩对面坐下，将江忠源的书信浏览片刻，称赞说：“江岷樵深谋远虑，鄙人钦佩至极。去年五月，他率楚勇在蓑衣渡力挫太平军，当即派人飞马长沙传警。省城官员大半不肯相信，鄙人当机立断，命军民抢修城墙。太平军兵临城下，所幸城墙业已修建完好。激战两月，太平军不敌退走，江岷樵功莫大焉。今南昌得以保全，也多亏了他。栋梁，真是国家栋梁！”

曾国藩见骆秉章满口称赞江忠源，却不提组建水师之事，忍不住说：“骆中丞，江岷樵来信说组建水师，皇上也有谕旨，你有何打算？”

骆秉章微微一叹：“涤生兄，组建水师，鄙人也极为赞成。你是团练大臣，率湘勇到长沙也有半年多了，想必清楚藩库的窘境。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官兵练勇的粮饷尚且难以保障，哪里有银子去造战船买枪炮呢？就算造了船，没有人会驾驶，岂不白费？”

曾国藩也觉得办不来。转而想到这是巡抚管的事，也就不想多说了。

骆秉章是广东人，熟悉沿海情况，两眼一转说：“涤生兄熟知朝廷典籍，当知康熙年间有八旗水师，此外还有绿营水师，分驻东北及东南沿海诸省。嘉庆、道光间，水师衰败，是以英夷进犯如入无人之境。林文忠公虎门禁烟，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广东兴办水师，颇见成效。鄙人倒有个主意，你我二人会衔上奏，请调广东琼州红单船放出大洋，由崇明驶入长江口，击太平军于下游。此外，调广东内江快蟹拖罟船，由广西梧州府溯漓水而上，过斗门，浮湘江而下，出大江，击太平军于上游。上下夹击，则太平军贼船无以逃遁。你看如何？”

听骆秉章这么一说，曾国藩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和他会衔上奏。江忠源组建水师的建议，就这样化为泡影。

2. 绿营寻衅

再说张亮基收到曾国藩和鲍起豹的来信，一个说要严办，一个说让他将功折罪，蓦地想起太平军几次炸开南门魁星楼城墙进攻，都是邓绍良与瞿腾龙率部下奋勇杀敌，拼死堵塞缺口，才保住了南门。当时曾风闻长沙协副将清德危急时跑到百姓家躲避，原打算严厉查处，因谕旨调任湖广总督，便来不及办理。如今曾国藩上奏参劾，上谕命自己与骆秉章讯明具奏，张亮基觉得曾国藩公正严明，鲍起豹偏袒下属，于是将清德的劣迹上奏，用总督关防发函湖南巡抚并提督衙门，即将清德革职严办。

总督发来公函，鲍起豹只得将清德摘去顶戴打发回家。长沙绿营

官兵忿忿不平，咒骂曾剃头心狠手毒，我们绿营官兵不是好欺负的！免死狐悲，鲍起豹心里窝火，但顾及身份，不便跟曾国藩翻脸，明知手下会寻湘乡团丁惹事，故意不加约束。

长沙的练勇有塔齐布总领，诸殿元、杨载福和鲍超当教官，团丁的战斗力的渐渐提高，除了服装不同，地位几乎能跟绿营官兵平起平坐了。这情景，引起了湖南官场一些人的不满。

陶恩培向来不买曾国藩这个帮办团练大臣的账，对骆秉章发牢骚说：“中丞，他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皇上给他帮办团练大臣的职务，理当在中丞统辖下办事，不应该如此专断。团练嘛，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插手官场兵营事务。季芝昌是曾国藩会试的房师，尚且在江苏巡抚管辖下听命办事。全国四十多个团练大臣，哪一个像他曾国藩这样？他从兵营挖人才操练勇丁，鲍提督也讨厌他。”

在骆秉章心里，对曾国藩敢于办事的作风还是欣赏的。他在官场三十多年，深知官场存在遇事推诿畏葸的严重弊端，自己也有过曾国藩类似的遭遇。去年得到江忠源的警报，说太平军在蓑衣渡受到重挫，下一个目标必是省城，自己急忙动用人力财力整修城墙，明里暗里指责的人何其多也。结果，多亏及早抢修城墙，长沙城才得以保全。如今湖南多处出现匪患，几个月之内便次第肃清，也真亏了曾国藩的雷厉风行。然而，心里欣赏是一回事，曾国藩对湖南官员横加指责，许多事情超越职权擅自处置，闹得各衙门颇有怨言，他这个巡抚心里也很不痛快。自己毕竟是最高长官，还得从大局出发极力隐忍。想了想，他试探陶恩培说：“你说鲍提督讨厌他，究竟怎么回事？”

陶恩培说：“曾国藩提拔都司塔齐布，取代副将清德，鲍提督大为恼火。他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皇上让他帮办团练，怎能干涉湖南

军务，培植亲信？再说，绿营官兵怨恨塔齐布投靠曾国藩，没准会闹事哩！”

骆秉章久历宦海城府很深，也知道绿营官兵对塔齐布不满，但劾清德是自己与曾国藩会衔上奏的，自然不支持鲍起豹，便不接陶的话头。陶恩培摸不准他的心思，只得告辞。

转眼间，到了七月十三。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湖南风俗，自七月十二那天起，家家户户要买些鸡鸭鱼肉之类，每日两餐，煮好摆放在堂屋里，点燃香烛鞭炮，恭恭敬敬请逝去的先祖享用，俗称“接老客”。

塔齐布受曾国藩格外保举，擢升中军副将，心存感激，训练勇丁十分卖力。他早年在神机营当过鸟枪护军，深知火器射程远威力大，远在十八般兵器之上，每逢上阵，便将鸟枪与套马杆背在背上。听到鞭炮声，塔齐布想到了练兵的新招，于是设法找来两杆鸟枪交给曾国葆，找一个僻静地方演练几番，让他带着湘勇去到郊外训练火器。

这些湘勇大多没有见过鸟枪，一个个格外兴奋。曾国葆吩咐在百步外立了一个靶子，给他们讲解如何瞄准如何点火，示范一遍后，便让他们轮流练习。可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一个勇丁心情紧张双手发抖，枪声一响，没能射中靶子，竟打伤了提标营一个长夫。所谓长夫，并不是在编士兵，而是从事运输之类的编外人员。

自从清德被革职，长沙绿营官兵对曾国藩咬牙切齿，在街上碰到湘勇便寻衅殴打。今天，湘勇用鸟枪打伤了自己的长夫，他们如何能放过这机会？只听得一声呐喊：“团练打死我们的人了，要他们偿命！”上百官兵手持刀枪，排成队列，向训练的湘勇开过来。

众团练一看势头不好，赶紧操起武器，排成队列严阵以待。曾国葆唯恐酿成事端，厉声说：“武器放下，此事由我来处置！”这些团

练都是湘乡人，对曾家兄弟极其敬重，见营官吩咐，纷纷放下武器，却依旧保持队列。

曾国葆阔步上前，双手抱拳施礼：“在下曾国葆，现任团练大臣手下营官。刚才手下勇丁练习鸟枪，误伤了你们的兄弟，容在下向你们赔罪。治伤事宜，由我一力承担。”

对面绿营队伍里走出一个千总军官，歪着脑袋冷笑说：“误伤？我的队伍衣帽鲜明，你们没长眼睛？这分明是你们团练向我官兵挑衅。想治伤了事，你别作梦！”

“把凶手交出来！”“偿命！要他偿命！”绿营官兵挥舞刀枪，七嘴八舌鼓噪。

曾国葆寻思，今天的事情难以善了，对身边机灵的亲兵低语，要他快去找大爷。然后向那千总求情：“总爷明鉴，我这些勇丁都是种田的农夫，只会使用锄头扁担，今天第一次练习鸟枪，心里紧张两手发抖，才误伤了贵军兄弟。在下带兵无方，在此向总爷谢罪。”

那千总是清德亲信，两眼紧紧盯着曾国葆：“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曾剃头的弟弟，好得很！曾剃头心狠手毒，今天你总算落到我手里来了，岂能轻易放过？”

见那千总眼露凶光，曾国葆的亲兵赶紧挡在他前面护卫，勇丁重新操起器械全神戒备。曾国葆冷静下来，不卑不亢说：“千总大人，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事出意外，只能由团练大臣会同鲍提督按律处置。你若恃强凌弱，酿成事端，恐怕那时难以收场。”

这么一说，那千总蓦地想起清德的下场，不由得胆怯了几分。想想清德只不过抵制操练，便让曾剃头参劾摘除顶戴打发回家，自己若带兵与团练械斗，岂不掉脑袋哩？再一想，今天毕竟是团练枪伤我绿

营兄弟，鲍提督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犯不着冒风险出头。这么一想，胆气又壮了，挥手招呼身后官兵：“原地待命，我们听鲍提督的。”

那些绿营官兵见千总吩咐，只得停住脚步，气势汹汹盯着练勇。

就在这时，曾国葆的亲兵带来曾国藩的手令：将肇事勇丁交绿营处置，速回营房。曾国葆心里抱怨，也只得将那个勇丁交给千总。那千总心有不甘，见上面盖着“钦命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关防，明白官大一级压死人，只得将那勇丁五花大绑带回军营。

曾国葆带着练勇回到营房，禁不住抱怨大哥不能向绿营示弱。曾国藩幽幽一叹：“满弟，此事因练勇而起，虽是误伤，毕竟理屈，大哥不得不如此。长沙荆棘遍地，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还要拟一道文告，晓谕各地团练认真操练，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兵勇械斗

曾国藩心思缜密，将惩治误伤抚标营长夫的事拟好告示，交审案局文案誊写上百份，加盖“钦命湖南团练大臣”关防，先送巡抚、提督各衙门，然后遍发调集到长沙的各州县兵勇团练营，引起了不少震动。

陶恩培一向对曾国藩插手官场兵营的行为反感抵制，看了他惩治练勇勇丁的文告，对骆秉章说：“骆中丞，曾国藩拿自己的勇丁开刀，既晓谕所有团练认真操练，又消弭绿营将士对他参劾清德的仇视，一箭双雕，真不简单！”

骆秉章顺势说：“曾涤生性情刚毅，严于律己，这样的官员当今罕有，叫人不得不钦佩。如今全省团练人数众多，仅奉命调往江西助剿的就有三千六百余人，拨给的粮饷极其有限，大半靠自行捐银解决，也真亏了他百般筹措。”

陶恩培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说：“中丞的意思，是藩库该给团练多拨一点？”

骆秉章老谋深算，慢悠悠说：“皇上圣谕，太平军有回扑长沙之势，一旦前方吃紧，鲍提督所带官兵必征调出省，那时候，长沙城防只能靠团练了，你看着办吧。”

骆秉章说得轻飘飘，陶恩培还是听出来了，立即给团练多拨给了一些粮饷。

鲍起豹绿营那边，将那误伤绿营长夫的勇丁棍棒打成残废，得意地说：“团练算什么东西，也就捉拿几个土匪地痞而已。打起仗来，还得靠我们绿营！好在他曾国藩识相，晓得剃自己人的头，省得我去找他打擂台。”帐下官兵哄然大笑，更不把团练看在眼里。

咸丰四年八月初四那天，永顺协镇箬兵与辰州勇丁械斗，震动了长沙官场。

事情的原委，还在三千六百团练奉命派往江西助剿后，省城兵力空虚。紧接着皇上谕旨，说太平军有回扑长沙之势，骆秉章心里惊慌，急忙从各道府州县征调四千兵勇赶赴长沙，并请旨让鲍起豹率四千绿营官兵回调。一时之间，长沙聚集了上万兵勇团练，固然城防无虑，那些兵勇闲着没事，问题就出来了。

在征调上来的各道府兵勇中，以永顺协镇箬兵最强悍。永顺地处湘西沅水、澧水流域，其先民是全国闻名的五溪蛮。鉴于那里地势险要民风强悍，历代朝廷在此筑城设官管辖，驻重兵镇守，称镇箬兵。时间一久，当地苗民渐渐与官兵融合，剽悍苗民争相当兵，成为镇箬兵的主力。早在明代，镇箬兵曾大败倭寇，以悍勇闻名全国。咸丰年间的永顺协镇箬兵，虽然远不如过去，在全国八十九个兵备道里面，

仍然远比绿营强悍，因而鲍起豹对他们另眼相看。辰州属辰沅永靖兵备道管辖，受风气影响，辰州团练的强悍也不在镇筸兵之下，只是镇筸兵是朝廷正规军，团练是地方民兵，彼此身份地位不同而已。

辰州千总诸殿元是武举出身，带五百团练来到长沙后，曾国藩对他甚为器重，让塔齐布统领辰州练勇，还刻意保奏，擢升诸殿元为守备。辰州团练本来就武艺高强，自然不用像湘乡勇那样苦练，加之他们与镇筸兵属同一地域出来的，彼此称呼老乡，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掏出骰子赌两把取乐。军营生活枯燥单调，诸殿元也不便认真禁止。

这天下午下操后，一帮老乡走进一家小酒店喝酒。一坛酒喝干了，镇筸兵把总掏出一把铜钱拍在桌子上，看着辰勇哨长说：“老乡，有本事的，就把这钱赢过去！”

哨长也掏出钱拍在桌子上，高声说：“谁怕谁？先说好了，一次十文，大吃小！”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流行的玩法，三颗骰子，谁摇出的点数最多就是赢家。那把总笑嘻嘻掏出三颗骰子扔进碗里，顺手盖一个小碗，端在手里一阵摇晃，稳稳放在桌子上，轻轻揭开上面的小碗。哨长一看，三颗都是六点朝上，只得将十枚铜钱推过去。把总将桌子上的铜钱扫到身前，然后又掷骰子，盖了小碗，再摇。如此一连五次，竟每次都是六点朝上。辰勇哨长头上冒出汗珠，说声愿赌服输，将铜钱再推过去。

把总身前的铜钱越堆越高，又笑嘻嘻将骰子扔进碗里。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辰勇哨长出手如电，一把将三颗骰子扫在掌心用力握紧。镇筸兵把总变了脸，忙伸手抢夺，却听得格格声响，三颗骰子应声破裂，露出三个小铅块来。

辰勇哨长涨红脸高叫：“娘的！老子还以为今天有鬼呢，原来你